Center

12.26日

有一个瞬间，我看见于不知何年何地的我们，忘情地在舞台上歌唱、舞动，面前是千万支荧光棒在黑暗中挥舞。而我听不见一点儿声音。

下一个瞬间里，我看见一片彩色的烟幕中，我们五个人背对着，那里的我极力地挣扎，向烟幕中一遍遍地伸手，一次次地呼喊，而无人回应......

“怎么了，可可酱？”

“没......没，嘿嘿。”

“高中最后一场lovelive!，大家，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1,2,3——”

“Liella! Go!”

百无聊赖地随机播放本地音乐，听到掌球叮铃一声响，也只是兀然地翻了个身，不知道给谁看。是确定自己还活着吗？

『涩谷香音出道九周年正统大专《SOUND OF EVER》今日正式发售!』

其实她正式签约那家大厂牌是18岁以后吧，但现在粉丝们往往认为Tiny Stars才是出道歌。

“よかっ——（真好）”我正趴在床上，用尽气力把掉在地上的被子扯起来，"た"与疲劳的吸气迎面对冲，最后两个动作都没完成，差点要憋死，我翻过身来深吸一口气，总算活过来了。

“体质越来越差了啊...”我盯着暗黄的LED灯苦笑。

东京，曾经是我追寻梦想的地方。现在，它却成了普普通通的出差地。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9年前的唐可可会不会在某条街上和我相遇，如果会，她如白矮星般柔和闪耀的双瞳该在我的心里照出怎样的羞愧。

夜班飞机真折磨人，但去买点零食回来，还能睡三个小时。

......

尘雪纷落，她从天界的临近酝酿自己的温柔，她耗尽所有力量只为降临人间，送出轻吻后消失不见。她的轻影被昏黄的街灯映衬清晰之时，正是情意最浓的时刻。我像一个南国的少女，伸出手想接住人生遇见的第一片雪花。夜晚日暮里的街景无论何年何时看，都能寻得一种在温和的街灯，些微神秘的暗巷与寂静的写字楼共同织就的的安心感中。

而我很不合时宜地从掌球里搜出《Wish Song》的MV，在街道上不小心把全息投影调到最大是很容易社死的事，但还好这是凌晨的街道。我也绕到了一个便利店收银小哥绝对看不到的地方，他竟然是liella（尤其是香音）的9年老粉，刚才差点就把头顶大耳机还戴口罩的我认出来了!

点点雪花穿过“我们的身体”，显得特别违和，但这不妨碍边看边浅浅地傻笑。这首歌明明是香音和恋酱双c，站在后排中间的我好像才是c啊哈哈......我这样想着。

“香音是很有名的音乐人啦!”

“恋酱现在在英国留学呢!”

“小千也很有成就呢!”我好傻，我还想隔着屏幕和时间和她们对话呢。

该死，唯独那个家伙!

……

25岁的老阿姨盯着全息投影里的16岁少女痴呆，简直太过滑稽了。

但其实是回忆一瞬间挤占了我视野里的一切，全息投影早已虚化得看不清了。

眼睛定焦的地方是路灯与街角向夹的缝隙里，那里没什么好看的。但，

"无论怎样分神都能看见雪花缓缓降落呢。"

（一）

“什——什——什么？？？!!!!”我中文爆的很大声，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香音把意大利面直接喷了出来，小千和恋酱倒是很淡定，但我断定她们一定已经食欲全无了。

“啊——嗯——呃——可可你别晃我了，让我说!”我停下来，看着她耳旁的小卷卷从像失控的钟摆一般激烈摇晃到静止。

“我，平安名堇，初♡恋♡得♡手♡!”

“具足虫一定得病了，一定得病了......哎呦!”我都说的这么小声了，还是挨了一记手刀。

小堇开始天花乱坠地描述她是怎样从前几个月的live里和武藤男高的leader从相识到相爱的。

我满脸不屑，其他三个人倒是像听广播剧一样边听边点头。

“太好了，我们为小堇的幸福干杯吧!”香音第一个提议说，小千和恋酱也相继站起来，就好像她们是小堇的老妈一样，简直不要笑得比小堇更幸福啊喂!

我依稀看见得意与幸福变成两只小老鼠，从她白皙脖颈溜上她愈发红晕的面庞，用小爪子挑起了嘴角。绿瞳反射着迟午尚未泛橙的阳光，然后被因露齿笑而悄然上敛的眼睑遮住了一些些。

我早该学会欣赏别人的幸福，至少作出欣赏别人幸福的样子。而不是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的一时口嗨或者无意的玩笑能被他人当耳旁风一样。

我拒绝站起来。

“喂，可可，你有什么意见吗？”

“...嘁...”

说什么偶像要有偶像的样子啦，绝对不能谈恋爱什么的，自己遵守成什么样子，还这么得意，把我们当什么了？

我的脸色一时阴沉得很难看，其他三人面露尴尬。

“可可酱，没事的...”香音果然一眼就看出我心中所想了吗？她走到我身后，像安慰小孩子一样抚摩我的肩膀。

堇把视野转向桌心，“那，大家，干杯吧！”她的眼眉嘴角，任何角度都没有改变。

“喂！”

“嗯？”

堇带着一副“啊这里还有个人呐”的表情看向我，眼睛澄澈地看不见一丝情绪。但这恰是对我最大的刺激。我没想到我最后整破防的是我自己!

“不要无视我。”心中有一道门栏，阻挡了内心的情绪。像是一群羔羊挤在羊圈的一角，最后只钻出了一只不怀任何对自由渴望的小仔。

我想被吊着一样不得已地站起，尽可能把上下身拉到同个平面。

“人家可是center中的center，这就是你接近center的又一种方式吗～”

用关怀的语气嘲弄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合情合理。

“啊，是这样，可可是鼓励你继续努力呢哈哈哈”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香音的圆场工作已经执行完毕，是劝架太多次过于熟练的缘故吗？

“那我先谢谢可可酱吧，谢谢你～”没等我反应过来，小堇的饮料杯已经举到我的面前，甚至侧头微笑。我的脸在红绿之间疯狂切换，最后停在红色：那么，这一轮是我在犯蠢呐。我也自以为是地思忖着：“恋爱中的女人已经能屏蔽一切非祝福的话了？”

……

（二）

“堇恋爱以后变了好多。”晚上跟香音煲电话粥的时候，我还是抖出了我的思虑。

“仅仅是恋爱以后吗，可可再想想吧。”香音的声音慵懒而又温柔，应该刚洗完澡吧。

是啊，我现在才发现和小堇拌嘴的频率和次数在以记忆可以感知的速度减少，而除了下午她公布恋情时的得意忘形，再少看见她带着“演艺圈的骄傲”加入学院偶像时的自信。

她很积极地应粉丝要求在节目里穿具足虫套装边笑边唱：“古索古摩西～”

在上一场live时以12票的差距将c位再次拱手让给香音时的那种云淡风轻。她的头望向窗外，静静地听着很简短的唱票报告，摆弄自己的小卷卷。

“嘛，香音果然还是很厉害呢，不过以后center的机会很多，这次先让给你吧。”她轻柔地说。中午阳光透过窗棂似投下一片温暖的结界，坐在其中的少女不想被人看清他的表情。

“什么嘛，又给自己找借口了。”我撇了撇嘴，呛声道。

我正以为校园情景喜剧又要再次上演的时候，堇从桌子上跳下，一步步贴近香音，她们简直要亲到一起了!

“你也要加油哦。”堇竟露出了那副傻憨憨的表情。接着把脸转向学院偶像部的门口，渐渐地从几乎要被她逼得嵌到墙里的香音畏缩的身体上离开。

后者的面庞几乎已完全潮红，几乎像被强 暴了一样，手撑着膝盖，“呼呼”地喘着。

等她想起说谢谢的时候，小堇已经背着小包离开了，说是再不恶补的话，期末考一定过不了。

堇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踏出这间教室的，这似乎已成为一个谜了。但后来，大概没有人在意这件事了。表演很成功，作为liella现役的最后一场圣诞live的珍惜与喜悦洗刷了这些生活里再不起“耳”的杂音。

“香音，谢谢你提醒我。”

（三）

去神津岛是每年暑假的保留节目，然而我们五人同行止在去年暑假，今年来的人只剩下我，香音，和小千。恋酱在备战海外留学，婉拒了我们。而某人自然是为了陪男朋友忘乎所以了。我的偶像们接到商演，和我们简单安排食宿后匆匆离开。唉～～～～这就是偶像与凡人间的差距吧。我们其实也有接商演的机会但理事长女士很明确：

“Liella!不是为制造利润而存在的，希望你们有理性的考量。”

考量的结果当然是不接商演。

（四）

“还是小堇的厨艺好啊。”在品尝当地地道厨师的螃蟹后我有感而发。

“可可酱还真是，说什么再也没人烦之类的，一顿螃蟹就戳穿了呢。”小千笑说。

“不不不，螃蟹和人是要分开的...唔...一个人做的菜好吃不...代表她人就讨喜。”

“那，可可更喜欢香音还是小堇呢？”

“哎？!”小千的问题像迫击炮一样砰地打进我的领域里，我差点把碗掀倒。

“谁会喜欢那只自大的具足虫啊？小千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顾不得嘴角的油光和汁水，把脸凑向香音，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香音酱，小千怎么突然问这样的问题呢，她是不是想挑拨我们好霸占你呢......”

“呃，这个......”

我学着动漫里女主角的颜艺，深情地说：“香音前辈的话，其实一直都想和可可交往的对吧？”

“唉……我是挺喜欢可可酱的……”香音棒读。

“我们回上海，让父亲大人带我们回嘉兴老家，我们办婚礼吧，全村都能知道那种!”

“哇啊啊啊好可怕啊可可酱!”香音的脸再逃就要转180度了。

“哈哈哈哈!但可可死心吧，香音酱是我的!”

“幼驯染的角色能打过作为天降神女的我吗？是我的!”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

每到这种时刻总感觉少了谁呢，这趟旅行。

（五）

摩央姐早就提醒我们神津岛很容易碰到度假的明星夫妇的。

但如果真的碰到的话还是会很惊讶的。

月下的少女穿着沙滩红裙，晚风吹拂里的她轻飘飘的好像没有重量。情意在她的眼波里泛漫着。她的爱人抚摸着她的长发。

于是她合上眼睛，踮起脚尖，唇的上下瓣微微分开。她高大的爱人也配合地低下头，二人的双唇逐渐靠紧。

亲吻。

……

“可可酱，是真的吗。”

“可可没有骗你们的必要，”我的双眼空洞，把零食丢在地上，人瘫坐在床头，“而且是那个人的话，我没必要这...啊……”

“为什么可可要哭啊。”

之后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小千说明明小堇的推特发的明明还是在东京的图片。

“她骗我们，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和我们在一起!!!”

“可可酱……”

那天是香音哄着我睡着的，我入睡时间很快，眼睛一闭一睁便见窗帘的缝隙里射进几束暗蓝的光。但起床后却浑身倦意。

“先，”我想，“把那个绿眼睛的女人拉黑吧。”

屏蔽键点下前的那一刻，我才后知后觉自己正在被无名生出的情绪支配，被它旁生的丝线提挑，做出一些自认为深思熟虑实则无比荒唐的事。

我还是点了。

反正可以点回来。

（四）

高考明明迫在眉睫，我还是不怕死地扛起了新一代liella!教练的大旗。

按照和理事长的约定，新一代liella会由九位高一高二的学妹构成。但说是教练，其实我能给他们的只有精神注入而已，无论舞姿，歌声，台风，新一代成员都毫不逊色，个别甚至超过在台上站了快三年的我。在台下为她们的彩排live鼓掌的时候，我明白对“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话的深刻感悟不需要等到老了才写在回忆录里。

“可可前辈？”

“唉？”

“那，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吗？”

“嗯，就这样吧，今天大家都很努力啊，可可很开心呐!”

“1，2，3，可——可——前——辈——再——见——!”

……

老旧的木门没有隔音可言，可它将回忆和现实隔成了两个世界。

黄昏之时能穿越时空吗？我不知何时萌生了这个可笑而浪漫的想法。我奋力奔向木门，差点被积蓄一个暑假的灰尘放倒。触及门把手那一刻，无数激动与憧憬霎时零落为碎片，甚至我的手心传来微微的撞击感。

下一刻，门被我以外的力粗暴地拉到最底，一位头戴耳机的少女用温和的目光向我呈诉对自己失礼的抱歉。

“香音酱？你好吓人呐!”

“抱歉，抱歉，我听里面很安静，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怎么啦？”我转身去小桌上拎起我的书包。仅仅是这几分钟的时间，夕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彻底从地平线的远点消失。

“开学几个星期了，也没跟你好好说上话，我正好拿到一家新开的中餐馆的优惠券，咱们去聊一聊吧。”

……

（五）

徬晚的风已有深秋的凉意，如果在自行车上，这种感觉更甚。不知道穿越了多少条街道，我和香音终于到了那家餐馆。

“香音酱......怎么这么多男高生啊，这家餐厅，”我说着望向落地玻璃窗外，时不时还有几个男高生三五成群地经过，“外面也是。”

“可可酱，你打开手机地图看看吧。”

武藤男高，距离您约560米。

“那不是平安名堇男朋友的——唔——”

“嘘，不要引人注目。”香音扫视了整家餐馆，确认无误后才把手从我嘴上拿开。

……

“脱离前线这么不开心吗，可可酱。”

我本来想辩解一下，最后还是说：

“嗯，突然就这样停止的话，会很不开心的吧。”

“……小堇怎么样了啊？”

“她？她好得很!她上午分享恋爱心得，下午找学妹拍vlog，充实着呢。”我脸色一下就变了。

“那，可可想到自己为什么自己这么不开心了吗？”

“跟这样胸大无脑的生物呆在一间教室大概很难思考吧。”

这句用不屑的语调吐出的话陈到如今已然有了些苦味。

中餐馆里突然走进了几个外貌格外出挑的男高生，半数的顾客都不自觉地延长了眼睛聚焦在这几个普通顾客上的时间。最好笑的还是一个大叔瞪着一双又无奈又恼火的眼睛盯着桌上的饭菜，她的妻子回头看了好几秒，重吃起饭眼睛还是不自觉地瞟。太有代入感了，我想。

“Leader……”香音的声音突然变得惊讶，又掺了点惊恐。“武藤男高的school idol组合『BREATH』。”

我不知道香音在怕什么，但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和那些坐下来就吃饭的食客不同，他们从在角落坐下来的那一刻就望向我们。然后他们同校的同学顺着他们的目光……

我们不是啥国际巨星，但既然拿下两届lovelive的冠军，知名度不可能没有的。

更别提他们坐在去洗手间的必经之路，想不两手油油的回去，不碰面是不可能了。

“香音，咱们能换一家吗？”

“不管了，粉丝不可能这么快来的。”

自从上次live结束以后，我们和Breath之间就传出各种八卦，堇和他们的leader秘密交往被发现证据后，粉丝们更是乐此不疲，我们五人无一幸免。

的确是中国的川菜，够辣，虽然不知道四川人会不会这么认为，起码这边的菜已经让香音叫了三瓶苏打水。吃着吃着我们发现周围的食客已经变了一波，外面甚至有人在等待。我仿佛听到讲川普的那个店长边数钱边笑的声音。

看着菜盘差不多干净，也是时候该考虑去不去洗手间了，最后我们决定要去就一起行动。

刚刚经过那几个男生，香音突然说自己碰到了不得不带很多手纸的情况，必须赶回去，我简直要石化了。

好吧，趁他们聊高了，赶紧去吧。

（六）

隔着一面墙，隐约听到了“hi a na（平安名）”这样的词，我浑身的细胞不由得警戒起来。

我小心调整身位，确保自己不露出头，又能听得清楚。

“那boss是更喜欢三吉学姐咯？”“哈哈哈……”“boss你怎么脸红得这么厉害啊哈哈”

谁是boss？

“吃川菜不可能不脸红吧，肆吉!”这个声音应该是“boss”的吧

“那堇呢？你现在可是堇的男友诶!”

“是啊，你已经和她kiss了啊？”

“是她非要那样的啊。”

“那三吉和平安名之间要做一个选择吧，平安名也是很可爱呢。”

kawai一词一出现，立刻爆发了一阵哄笑。

“古索古摩西～古索古摩西～”

不知道是谁哼起来，那笑声又放肆了几分。

“唉真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答应她的表白啊，要不是她，我早就能跟渚在一起了吧。”

“hello，这不是liella的队长涩谷君吗？幸会幸会啊。”

一副好像刚刚知道的嘴脸，恶心!!

“啊...哈哈，你好。”

这是香音的声音。

不能让香音难堪。

于是，香音穿过廊道，看见了握紧拳头靠在墙壁上剧烈地吸气的我，将要爆发的泪包裹着怒不绝地积蓄在'眼眶之中。我极力使自己站立，或是冲出这面墙。

直到在镜子前洗干净手，和眼睛。直到怒气与感性完全消退。

我，才看见了，我。

（七）

“可可同学？唐可可同学？请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像无神的木偶一样站起来，不知所措。

“……”

“可可同学要振作一点哦，快要高考了。”

“我明白了，老师。”

我的眼睛睽违安然入眠的释然感。而我的心脏，却害怕着，当我失去视觉对现实的感知，不可明状的情感就会揪扯肝胆，最后攀上心脏，产下纠葛的毒卵，而后破卵，刁钻如蠹。

下课后。

“喂，我说你，是不是晚上写题写的太晚了，太拼了吧。”小堇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我的左前方绕到我的身后。听她的语气，应该是漫不经心地玩着头发。

“没事。”

“什么没事，班长大人这副病怏怏样子，怎么行呢。”

“走开!!你懂什么!!”我带着哭腔怒吼着，把头彻底埋进双臂围成的庇护所内。

善于体察他人如她，也一定想不到我悲伤的理由吧。

班级里的一切声响在一瞬间消失，如同按下静音键。

（八）

日历一页页翻过，转眼进入了深秋时节。

我可以选择让风卷走我的烦恼，但当它原封不动还给我时，我没有选择。

“天呐，快看，快看......!”真一学妹的声音略带颤抖，她常常大惊小怪，但这次绝非寻常。我们剩下九个人纷纷凑上前去。

“［LIVE ON］修罗场!结丘学园偶像与武藤学园偶像的正面交锋……”

“这是谁的直播？”

“我国中的同学，他现在武藤，等等，可可学姐，等等啊——”

错不了，穿着白色过膝袜的金发少女，道貌岸然的leader，还有不知道是谁的挽着那个男人的女人。

（九）

打的很贵，但我管不了那么多，最后条街不能行车，那么就跑过去。

唐可可，步伐再快一点，唐可可......

我有想过贫弱的体质会给我怎样的不便。

中考体育不及格、赶不上迟到、去动物园跑的不快被老虎吃掉之类的。

但现在，这是最残忍的惩罚，因为虚脱而被清空的大脑，毫无保留地任由好友失心，愤怒，绝望的诘问和哭嗥盘杂而成长鞭，鞭挞我的理智，离得越近，它就愈发凶暴而不可抵抗。

等我穿过人群，才看清这片“修罗场”并非是如角斗场般的圆形，而是个扇形，武藤leader的身侧站满了人。刚刚他手挽的女人不见了，那张英俊的脸恼羞成怒，扭曲得像夸张漫画。

而小堇的身侧，一无所有。

“这样够了吗，平安名，”他仍试图保持他的形象，“三吉已经被你吓走了啊。”

“不...不够...还给我!”

“什么？”

“还给我!”她又一次试图靠近武藤leader，又一次被他身旁类似左右护法的男女挡住。

她向后踉跄，几乎要倒下，我赶忙上前支住她。这回我的身份彻底从一般看客变成了加入战场的人。

武藤leader轻轻拍开他身前的人，偶像的标准笑容极其诡异地浮现在他的脸上。

他径直走向小堇，小堇像是被老鹰按在地上的小雏鸟，奋力而又无力地晃手，招呼我退后。

不可能再退后了!我象征性地移开半步，调动所有神经细胞警戒“boss”的一举一动。

boss的嘴脸愈发贴近小堇，她剧烈起伏的胸膛竟渐渐平和，这是宽慰，还是面对不可战胜之人的绝望中不自觉的自卫？

（十）

“\*你妈傻\*东西，\*你妈，滚!”我爆出中文，一拳打在了boss的脸上。

谁能想到一个不到一米六的少女尽力挥出的一拳能将一米八的男高生打到在地。所有人惊恐的退后。

这要是在上海，这句话足以是我背负泼妇的骂名十几年。但没差别，这一拳，足够我在中文和日文互联网上社死很多年了，我很可笑地构想了我的称号：“一拳少女。”但那是后话了。

我没听清boss说了什么，我只听到了“古索古摩西”这个词。

“只有我能说小堇具足虫啊，死虫豸。”

学园偶像什么的，无所谓了，将来的恐吓，嘲笑，什么的，无所谓了。

梦想之类的，已经交托到我身后窜出的9个女孩身上。

现在，只要能保护爱的人就好了。

（十一）

说什么小堇现在情绪激动，把女孩儿们招呼回去都是骗人的借口吧。

是因为太久没单独地靠在她的身旁，和她好好说说话，才驱使我让她和我独处吧。

我试着在手机地图上检索出一条无人问津的小路，可惜没有找到。

“那我们只能走大路回去了，可以吗？”

“那你能把你的手放松一些吗！可可。”

“不行。”

“……”

她转头端详着我的脸，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似的。绿瞳若一支没落的贵族的地窖中岑寂上百年翡翠，美丽却已失去了魂魄。与她眼睛相对的，是在变幻的路灯与街灯下闪烁的泪痕。

细软冰冷的手掌肉主动地贴紧，似乎抱怨着我手掌在出神中悄然放松。

“可可很讨厌我对吧。”

“对。”然而我全身上下没有除了嘴以外没有一个器官的行动愿意配合这句话。甚至，想离她更近一些。

“两年前的四月吗，还有之后，我也说school idol是业余的。因此你觉得我是liella中最多余的一员对吧。”

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因为我自以为是，举止做作吗？”她苦笑着撩拨她的头发，动作像机器人一样机械，毫无美感可言。

“我啊，一直以来，就只是想站在舞台的center，只此而已啊。”

“愚蠢的具足虫也好，滑稽的Galaxy也好，表情管理，刻苦钻研厨艺，精心雕琢笑容和步态。这一切，都是在准备。”

“我看到香音那么受欢迎，便模仿她的样子，使自己温和一些，亲近一些，”

“试着在团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试着作词作曲，但甚至不如具足虫之歌好听。”

“我加紧练习，试着比任何人都努力，但还是。”

“十二票。”

“是啊。”

“在我迷茫的时候，boss对我表达了认可，于是我无可救药地想要，想要更多，更多，想要凭借他，想要更接近cente……”

声泪俱下。她竭力从几近沙哑的喉底挤出些能让人听懂的词汇。

“可可，你打错人了啊，你该打的人正恶心地忏悔着呢!”

“想想我是多么不争气，啊，想想我是多么令人作呕地把liella的每一个人当做工具，想想看……”

“所以，请狠狠地……”

她的双手从我的双肩滑落，失去了支撑的她，噔地跪在了地上，身躯无望地颤抖。蜷成弓形的身下，一滴一滴泪坠进漆黑的石板，连一丝响也没有。

“好痛。”

“哪里？”

“堇，在痛。”她低吟，像是恐怖的诅咒。

“抱紧你，对吗。”

我不顾路人的目光，静静地跪下，用尽我剩余的所有力气抱紧她。

“啊。”啜泣声添上这声几乎听不见的停顿。

“可可也是笨蛋啊!!!我不会编舞不会编曲不会作词，”

“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

“没有在自己最好的朋友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任何的关心——”

“如果不能保护自己的朋友的话，还谈什么梦想，什么lovelive……”我以为一直能在堇的眼中维持刚强的模样，到现在，眼泪还是不可抑制地被引爆。

“可可……酱……”

单方的安慰突然变成双方的依偎，我们搀扶起彼此，在并不熟悉的水泥砖路上，在霓虹交映间，在旁人迷惑而担忧的目光里，缓缓地在手机地图的指引声中，穿越一个又一个街道。最后在结丘附近的十字路口用几句简单的话分别。各自迈向并不黑暗的漫漫长夜。

“我要跟你回家？”

“Galaxy?不至于吧?”

“可可看小说里，最后一段路女二号往往会自杀之类的……”我又拧出一副诡谲的坏笑。其实，当时我真的有想过这种可能。

“你在想什么!”

“啪!”我又挨了一记手刀，但一点儿也不疼。

“平安名堇，你是不是又在强颜欢笑了。”我捏捏她的脸，但她并没有抗拒。

“怎么可能!”

“永远也不会了。”最后这句话，她的语调变得柔软。昏黄的路灯下，她的脸少了些立体感，却像一副崭新的油画一样温暖。

“再见。”

“嗯，明天见。”

（十二）

高考落下帷幕。

我们举行了一场超长的live，那是新老liella人14人同台的盛会，进入结丘的票券在3秒内一抢而空。虽然放进来一些黑粉，但我们根本不屑于正脸瞧他们。

9人众单独表演的时刻，我们坐在第一排观众席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我心中突然泛起一阵沧桑感慨的感觉。其实一切闪光和奇迹，都只起源于我高一开学的那一天的：

“太好听了8!!!”

咳咳，虽然有自我夸耀的成分，但要不是我让香音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哼哼……

“可可，你以后想做什么？”

身旁的小堇突然把我从自嗨状态中吵醒了。嘁，这个家伙，竟然问问题都不转头了，果真是被我打回原形了!

“偶像经纪人呗，”

“我一定要禁止我管的偶像谈恋爱，尤其不能让她们碰到渣男，免得误了一生～”

后来，这无心的话语竟一语成畿。

“唐——可——可——”

很快啊，我趁她出手前啪一下双手抱头防住了她的手刀。

“来当我的经纪人吧。”

“唉?”

“我以后一定会站在最大的舞台的最中央，演很多很多电影，你把我服侍好了，带你以后做私人飞机! ”

她唰地撩起她的头发，金发乘着春风浮起，然后飘飘地耷落在后背。耳旁的小卷卷与飘飞的樱花同频共振。

我隐约闻到新款洗发水的味道，淡淡的熏香。

“一言为定。”我笑着，竖起大拇指。

“啵”

怎么回事，脸颊突然传来一丁柔软的触感。难道是满天樱花的其中一朵刚刚擦过去吗?

不是的。

我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以为转过头专心看表演就没事了吗?

笨蛋。”

“可可酱，注意一点啊，要我们上场啦!!!呃啊啊啊——”香音无助地想把我从某人红得快炸开的脸上拉开。

……

我像常人度过平凡的大学生活，成绩不错还精通中日英三语的我于一年前获得了进入那家全世界都有名的娱乐公司子公司实习的机会，业余时间还要备战经管硕士。这一年里我往返于东京大阪鹿儿岛上海的机票足够叠成厚厚一沓了。很明显，比我钱包所有现金叠起来厚的多。我也被公司的被誉为“男人都应该变性去抢”的前辈表白过，差一点就能收获爱情。但我没有接受，或许是某人初恋给我留下了深刻ptsd。

说起来，真的很久没见了啊，小堇。

“存个邮箱就好了，等我成为娱乐圈的center，再和你联系。”

其实我还是在多年网上冲浪中，找到了她的新账号，但发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内容，我发了好多次私信，但都没有回信。每年也只能在邮箱上收到“小堇祝大家新年Galaxy!”这样的群发祝福，每年配图都不一样，算是证明自己还活着。

惨!坏了!说要买零食结果只拿了快乐水!

我多裹了件大衣就匆匆奔下楼去，算了，被认出来就被认出来好了，去年刚进公司不也有人叫我“一拳少女”吗?

但愿这位老粉别让我难堪，please。

我灰溜溜地窜进感应门，看见夜班小哥正小小声地背过身打电话。这本来是拿走零食的绝佳时机，但我一想我已经武装的这么严实，直接出去多半会被自动识别系统判定为偷零食的迷惑小偷。声音这么小，应该是很重要的电话吧，我想。因此不愿打扰他，除非这通电话真的特别久。

我无聊地东张西望，惊奇地发现夜班小哥在用手机打电话，掌球里播放着视频投影，但按了暂停键。

投影里的人坐在电视台host的位置上，她的旁边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大概是专家一类的角色。她们的身后有一块悬浮的日本地图，不同地方标上了不同的迷你图标，有的是太阳，有的是雪花。

“天气预报吗。这有什么好看的?”

投影孔上方一般盘旋地转着视频的标题，我低下身位，眯着眼睛凑近看：

“『恋爱了吗～♡东-京-电-视-台-天-气-预-报-迎-来-美-少-女-主-持!』”

从我这个角度看，我只能辨认出她是个梳直长发的窈窕的金发美女，侧颜的部分，被表示暂停的三角圆球符号虚化了。

是她吗?我不敢相信地问自己。但，我从大学到现在碰到的金发美女数不胜数，我甚至也有认错人的时候。而且这个人很明显没有戴红色发箍。

“‘Galaxy!’‘对不起，请问你是?’‘抱歉，我认错人了了，非常抱歉。’”

好熟悉的感觉突然涌上胸腔。

这样的感觉曾鼓动我不顾父亲的反对执意飞往异国他乡追寻梦想。

这样的感觉曾指引我引导香音迈上学园偶像的道路。

这样的感觉曾刺激着我为爱的人挥出全力的一拳。

我很多年都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我一定会完完全全地服从，服从这种感性，任它将我带向何处。

我将上半身全力怼向收银台的之内，点燃以前做拉伸的肌肉记忆，伸直左臂，全力地将食指的指甲尖点向那个浮空的暂停符号。

像是眼前有一块一生都在注视的挡风玻璃，被感情，时间，波折共同降下的雨啪啦啦地击打得模糊不清，自上而下流淌的雨水与刚刚降临的雨滴形成的冲激涟漪一次次相撞，将我本能看见的光扭曲，蹂躏，粉碎成一滴滴，或者诡异地，陆离地蔓延波涌的带亮的雨滴或雨波，在这块挡风玻璃上野蛮的游荡，使我休想看清前面的一切事物。我一天天向神明祈祷，向哲人求索，但没有任何回应。

但现在，命运按下了雨刮器的按钮。

“那么，中岛教授是认为，今年的圣诞节以及圣诞节之后的几天，东京大概率是不会下雪的对吗……”

“非常感谢中岛教授的到来。感谢收看今天的天气预报。小堇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Wish your Merry Christmas.”

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看了将近半分钟，夜班小哥早就转过身来，像欣赏小丑一样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啊!非常抱歉!非常抱歉!我不是那样的人!刚刚你视频里的人太像我以前的旧友了，所以我……”我急促诚恳地鞠躬道歉，才想起夜班小哥是liella的九年老粉，他不可能不认识小堇。说出这句话也就默认了我是唐可可。

“没事，小姐，请拿好你的零食，门口有人在等你。”

离别，或者相遇，只要在雪中就会格外美丽。

你还不明白吗，平安名，你在我的心里，是永远的center，所以，任何时候都请与我联系。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天气预报不太准呢，小堇。”

“嗯。”

她翠绿的双眸在纷飞的雪中温柔地悦动着。

“粉雪の/よう/なあなたは 汚れなく/绮丽で（你如雪花般纯洁美丽）”

“私もなりたいと 雪に愿う（我向雪花祈愿，祈祷能像你一样）”

“I still love you.”

e.n.d